

冷眼

马小淘 著

作家出版社



冷眼

马小淘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眼/马小淘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 - 7 - 5063 - 8851 - 1

I. ①冷… II. ①马…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8772 号

冷 眼

作 者: 马小淘

责任编辑: 李宏伟

装帧设计: 申晓声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0 × 185

字 数: 180 千

印 张: 9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8851 - 1

定 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电影的只言片语

直到二十岁，我还执拗地以为，会有一条看得见尽头的笔直的路，两侧是朋友亲人的笑脸和野花野草的欢颜，没有敌人也没有炊烟。温暖洁净如同婴儿的口腔，连牙齿也没来得及长。是的，就是那种其实很单调的甜蜜，不可以再成熟一分。我设想我的生活是一只浅浅的素白的碟子，没有任何装饰，填进一种以上的食物，便显得杂乱无章。于是，大学毕业那一年，我拒绝了所有面试，也没有继续读书。生怕一入江湖岁月催，怀着对全世界的傲慢与偏见，我幽怨丛生带着病态的避世心理，整日待在家里，昼伏夜不出，和DVD机面面相觑。我想永远半睡半醒，不为任何事灵机一动；讨厌风尘仆仆，企望永远纤尘不染。有洁癖是不好的，但是那时没有人告诉我。

那一段，我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待着。站着、躺着、坐着、歪着、靠着，我的房子里只有我自己，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没有具体的内容，于是恶补别人的生活。

那些静谧轻薄的光盘，那么小，却装得下喧哗起伏的故事，放进机器便迅速幻化出咫尺天涯的人生百态。我总是舒服地坐在沙发上，等待着蚀骨的伤感或莫大的奇迹，叫嚣的愤怒或安静的绝望。胶片里的人生能永不褪色，我忠实地守望着那些故事，不追究平淡还是离奇。降生，枯萎，弹指红颜老。电影，把丰腴的故事凝练在以小时计算的短暂里，是比生活更诱人的幻觉，让人神往唏嘘。

在那些失重的日子，我跟着电影奔跑，蜻蜓点水地回到现实，几乎把所有的寄托都装在了影碟机里，像一条主动靠岸的鱼，将自己搁浅在电影里。隔着屏幕的繁华满足了我的虚荣，闻不到香味的食物关照着我的胃口，我活在电影的边缘，轻易就和故事里的人有了默契的共鸣，他们的焦点便是我的焦点。我静静地听他们哭泣，揣测他们的情绪，随着他们东西南北到处流浪，仿佛自己不是血肉之躯。

画饼充饥，并且还撑着。在自身贫乏的生命里，我近乎于偷窃地置身电影人物的情趣。看《新桥恋人》，想往眼睛上贴块纱布住在桥上；看《机械师》，琢磨是否也能瘦得皮包骨头；看《黑暗中的舞者》，为比约克的在劫难逃悲愤欲绝。在西单逛街，遭遇十几岁的小贼。那男孩因我发现了他伸进我包里的手而愤愤离去，至多十五岁的脸上是稚嫩混杂邪恶的神色。我先是紧张得心跳加速，被现实的强恫吓得越发弱，继而好奇地想把他归类成电影里的人物，是未成年的预备役“小武”，还是中国版的残酷青春？

与人声鼎沸隔绝得太久，只与虚拟的屏幕接壤，在凡俗的影像里超凡，我欲罢不能逃避在光怪陆离的影像中。因为我清楚，电影是门外的声音，好奇时可凑上耳朵听得仔仔细细，冷漠时可以双眼一闭忽略得干干净净。吻落在角色的唇上，耳光亦甩在角色的脸上，那些逼真激烈的悲喜终究在别处，再残酷的电影也不会给我迎头痛击，我到底还是看客，不需躲藏，必然毫发无伤。

于是，有了这些文字。就事论事，或者借题发挥。东想想，西想想，想得我忍不住快乐或悲伤。我在文字里回想着那些触动神经的细节和情绪，记下连接我和电影的只言片语。忘记了是怎样开始的，用文字去照应一个故事。两年的时间里，我断断续续，像摆弄糖纸的小女孩，久久没有厌倦。它们或许是稚拙的，武断的，强词夺理的，不过至少是真诚的。那些打动我的故事，携带着我不吐不快的表达。

如今，我告别了那段拒绝成长的时光，意气风发踉在二十几岁的浑水里。不再将真实拒之门外，终于学会了咧着嘴乐，并且是发自肺腑的。无师自通地发觉，生活确实有些乱糟糟，但也是暖烘烘的。回头望，亦无法与当年的我肝胆相照了，不知当年为何那样胆怯畏惧，那么自己宝贝自己。然，对电影的迷恋，却始终不减，依然喜欢握着暖暖的水杯盯着屏幕，宁静的我，屏幕里的万语千言万水千山。

目 录

序 电影的只言片语.....1	
如一阵冷风.....1	
姬别霸王.....7	
蝴蝶的翅膀在远方扇动.....30	
谁的戒指在哭.....35	
艳丽哀伤《红磨坊》.....42	
青春是一场病.....45	
悔过也是一种捷径.....60	
疯子是这样炼成的.....64	
我是女生，我爱男生.....72	
爱到死，爱不死.....77	
其实不仅仅是暴力.....119	
藕.....126	
旗袍的花样，怅然的年华.....135	
一九七八年的青春.....138	

冷眼.....	143
骗你的.....	147
如果高洁，终会归于安详.....	166
那一夜，焰火绽放.....	171
人类继续繁忙，天使都回家乡.....	178
仇恨比爱情彪悍.....	184
你认识冉妮娅吗?	189
生之疼痛.....	193
亲爱的，你要来中国.....	198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202
耽美，狼与羊.....	208
想到的爱，想不到的坚强.....	211
淡妆浓抹不相宜.....	215
乘着歌声的翅膀.....	222
影像金钱.....	226
倒霉真人秀.....	249
求求你，让我死.....	258
念念天使.....	263
再见，美少年.....	275

如一阵冷风

看完《空房间》的那一秒，我忘记了男女主人公的名字。他们言辞稀少，也没有像佐罗一样潇洒地挥出一个“Z”加固我对名字的记忆。回想电影的时候，我称他们为男孩、女人。他们从一出场就透着莫测的信息，神秘的人不需要名字。

金基德的电影总是如此，卑微、边缘、剑走偏锋。这一次于他，算得上温和。那些清冷的暴力、情色、耻辱都没有出现。只是两个有悖常态的人，安静而大胆地活着。

电影像一个精瘦的人，毫无赘肉，初次见面便留下干脆简洁的印象。

男主角乍看有点蔫，像角落里一片薄荷叶，清凉无邪晴朗宜人，健康得仿佛从未吃过药。没有交代他从哪里来，也无法预知他向哪里去，那张看不出来历的脸包裹着他的过去和未来。他总是莫名其妙地笑着，清脆的笑容似乎掉在地上能摔出声音。看不出是否受过教育，猜不透是否出身富裕，他的一切背景都那么虚幻，让人不会轻易怀疑也无法安然接受。流浪是他人生的梗概——他骑着一辆很拉风的摩托车寻

找空置的房间，先在诸多房门上贴广告，几日后见广告无人撕下，就破门而入。聪明而又冒险地占据别人的房间，不为盗窃只为短暂地居住——在房主回来前悄然离开。做饭、睡觉、听电话录音、修理出问题的用具、洗房主的衣物……他自如地穿梭在房间中，心安理得地主宰着一切，俨然房主的样子。更有意思的是，每一次他都掏出相机留念，拍下“到此一游”的证据。气定神闲而毫无目的，匪夷所思又充满惊奇，像一个国王，沉溺在自己的国度里。

日子在一所所切换的房子中快速逝去，直到他来到那个装着女人的公寓。房间里坐着忧郁的女人，而男孩没有发现。他的一举一动都收到了女人眼里。作为主人，她没有惊慌没有尖叫，反而一边躲藏一边好奇。眼里的目光幽深又收敛，面上的淤痕黯然而清晰，她没有欢乐和活力，像一枚古老精致的首饰，一眼望去就知道是有故事的。吞咽过苦涩的美丽女子，疼却不呻吟，淡雅、伤感、暧昧、迷离、暗香浮动，这些应该都是合适的形容。

彼此的发现，都有些出人意料，又马上表现出惯于接受的样子。瞬间气息的交融，他们互相没有恶感。男孩像一只突然出现的打火机，在女人的黑暗里火苗闪烁。

女人的丈夫回来，“肉食者鄙”的横相，面目可憎。他像一句豪言壮语，假、大、空，甚至坏。动物凶猛，他以爱的名义殴打压迫着女人，自以为是地摆弄着家庭暴力。

另类的英雄救美，陌生人从丈夫的淫威下带走女人，日

子在摩托车上重新开始。俊美少年和幽怨少妇成了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这样的组合有点怪异，但很调和。他们看起来都是干净脱俗的，男孩未经尘烟，女人经历但没沾染。他们清爽而不黏稠，即使是脏也像沙子、尘土，而绝不是泥泞、沼泽。他们总是静悄悄的，但却含着巨大的爆发力。不会手足无措，不会大惊小怪，亦不受任何逼迫，坚毅又低调的前行，没有足迹，也没有脚步声。

两个高人行走江湖，没有方向，所以不会迷失。他们一起贴广告，一起辗转各种房屋，把自己当作两只鸟，栖息在不同的树上。充满勇气和激情，缺乏安全和规划，世俗的世界在他们眼里是一片洪荒。女人无师自通地领会了男孩的生活方式，默默跟从在他身后，一同热爱着他们临时的家。不知畏惧也并不沟通，他们的情感在无语中生机盎然。她感受到他对她的好，虽然他不说话，却是那种无论手里握着什么都敢摊开的人，寡言但是坦荡，沉默但不遮掩，没有丝毫的阴暗自私。同床而眠、合影拍照留念、一起做饭洗衣，女人悄悄地靠近显示出她戒心的逐步消除和情感的渐渐依赖。他们曾被半夜归来的主人痛殴后撵出房门，曾没有言语地争执较劲，无须表述，两个用气息交流的人同甘共苦不离不弃。不同的房子里，他们满足而安逸，像任何一对琐碎家常的夫妻，有了只属于两个人的鸡毛蒜皮。房子内的一切都是他们的，他们爱护而仔细。甚至在简陋的屋子里发现一具空巢老人的尸体，他们也入戏地把他当作自己父母，细心为老人擦去污秽，裹上丧衣，简朴却庄重埋进土地。看起来他们似乎

打算永久居住在这个失去主人的破屋里。然而，老人的子女还是适时地出现了。没有尽到孝心却热衷推理破案，男孩和女人被抓入狱。明明是共犯的女人被定义成被拐带妇女，遣返回家。奇特的历险被现实阻截，荒诞的枝节总是被拉回主干。

女人回到丈夫身边，刚刚开始明朗的脸又恢复了阴霾。男孩被关进监牢，虽然洗脱了杀害老人的罪名，却要为私闯民宅付出代价。那些纪念的照片成了最有力的控诉证物。

拿手好戏是开锁的男孩果然没有荒废监狱里的时光，另一个绝技就要练成。他面带诡异的微笑，玩起了戏弄看守的游戏。这个精灵气的男孩试图练习诡秘的神功——隐身——生活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就是这么稀奇古怪，男孩带着蔑视一切的神情修炼着。一次次耍弄看守，一次次招惹毒打，倔强地挨打，然后再倔强地挑衅。调皮、任性、灵敏、不肯就范，不知道命对他是不是真的只有一条。他像一只冲破禁锢的蝴蝶，轻盈飞翔永不落地，洋溢着无法束缚的自由，带来淋漓的快乐。

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金基德的电影总是别有洞天。

男孩出狱，像是破茧而出。安静地潜入那些临时居住过的房间，在主人的目光之外，如一阵冷风，对屋里的细节动手脚。调整拼图照片的顺序，粘住海报人物的眼睛……眼皮底下的恶作剧让房主们脊背上阵阵冷风，不寒而栗。比“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更甚，他直接登堂入室。打草，只为惊蛇，以自己的方式实施小小的报复。没有人看见他，但

可以隐约感觉他。他仿佛穿上了传说中那件叫人隐身的斗篷，从此便可洒脱恣意地游走在现实与虚空之间。凌波微步，乾坤大挪移，在不是武侠的故事里实现——原来金庸和金基德姓的是一个金。

再说说那个女人。重回坟墓般的家，她食不入味寝难安睡，没有男孩，她失去了归属感。她回到一所他们住过的房子，当着房子的男女主人，不管不顾地躺在与男孩共同休憩过的长椅上，神情留恋享受，似乎在触摸那段一同流浪的时光。爱，在这一刻闪亮又悲愤。

团聚，金基德电影中少有的暖色调尾声。男孩回到女人的家，潜藏在她丈夫的身后，笑容明媚而得意。女人终于开口说话，她扑向丈夫的怀抱，隔着丈夫的肩膀与男孩接吻。那句“爱你”跨过丈夫多余的身体缓缓走入男孩的耳中……

电影结束，心头有小小的恐惧。结局的梦幻情境让我有些迟钝。亦真亦幻，虚无缥缈。从此女人和男孩安定地在一起，在她丈夫的房子里，过三个人的集体生活？就一直这样三国演义？或许不必去想，耗费脑力去想电影之后的事情是多此一举。何况这是金基德的作品，这个家伙从来没按常理出过牌，喜欢留下与真相无关的线索。他总是以清醒、觉悟、洞悉一切的姿态拍出异常的东西，颠簸又震撼。除去两个叹息般若有若无的美好男女，电影里的人都是那么糟糕。丈夫、房主、警察，这些配角都嘴脸险恶。人类在私密空间里的丑态，着实让人心惊。男女主角的沉静中，这些咋咋呼

呼的配角肮脏得那么真实。

从小便接受好人好事的教导，所以对怪人怪事充满了好奇，第一次看金基德便被他的形式感和冲击力刺激了。不知他是如何构思的，保持新鲜冷酷，从不拾人牙慧，总是月黑风高，没有人情世故。从《海岸线》到《萨玛利亚女孩》，选择性地看了他五个电影，每一部的图像和结构都渗透出他强悍的叙事能力，于是不得不对他刮目。这个吝惜台词的导演，不止一次把主角设置成哑巴。这一次虽不是哑巴，却也根本不让他们说话。两个人，像两个橘子，以褶皱厚实的橘皮来包裹多汁软嫩的果肉，不沟通不欺骗，虽有距离感却那么让人喜欢——任何声音都是单一的嘈杂，唯有沉寂包含一切。

我是盗版碟喂养大的孩子，和诘屈聱牙的字幕已经“相看两不厌”了很多年。这一次，只有画面，不需字幕，只有蛇，没有足，感觉非常美妙。忽然想起某年情人节看的一部片子，某美女自导自演自改编，靠旁白堆起来的所谓故事。虽是母语，却听得我头昏脑涨。都是导演，手法上的差异咋就这么大呢！建议美女导演向金基德学习，让台词舒朗些，画面好看些，故事简单些。

姬别霸王

——将《霸王别姬》看过

一、一个人的四面楚歌

“虞姬怎么演，也都有个一死。”

生命终究是一道答非所问的谜题，没有霸王的虞姬，依然要面对或许不止四面的楚歌。

爱了一生的蝶衣，爱字从未出口，就从容殉爱而亡。化了妆，穿了虞姬的戏服，割破虞姬千年前早已割破的脖子，死在霸王身旁。蝶衣的固执终于胜利，做了真真正正的虞姬。这一刻，戏酣畅淋漓，生活鲜血淋漓，现实终于向戏剧靠拢——美人血，英雄泪，末路时的歌舞升平。

蝶衣在成为蝶衣之前，是小豆子；小楼在成为小楼之前，是小石头。小豆子和小石头是学戏的孩子，而蝶衣和小楼是戏里的虞姬和霸王。虞姬爱霸王，所以蝶衣爱小楼；霸王爱虞姬，但是小楼不爱蝶衣。于是，戏外的虞姬和戏里的霸王，两个男人，纠缠不清。小楼原地未动，蝶衣已经爱了

万水千山。倔强的蝶衣带着一个人的一往情深走进一个人的海枯石烂，他的爱因为太黏稠丰厚，甚至显得有些不通畅。生命深处、爱情深处，和他做伴的只有虚幻的霸王。或许，这不正常。现实的世界里，人们都该如小楼那样，知道戏是戏，生活是生活。但是面对蝶衣的失常，我忽然懂得，有时候失常可以如此浪漫，正常是那么可怜。

两个男人的爱，总要出现切口。于是，来了一个女人。那名叫菊仙不用人戏生来就是女人的女人。这青楼女子略施小计，便“堂堂正正地进了段家的门”，成了小楼的女人。菊仙拉着小楼走向大路，剩下蝶衣薄衣青衫孤独地徘徊在小径上。蝶衣与小楼的生米，被她轻易做成熟饭。

蝶衣的世界简单得只有两件事：小楼和京戏。而小楼的世界充满世俗的欲望：花酒，女人，温暖的床。一个沉醉在台上的绚美华丽，另一个更钟爱台下的活色生香；一个把生活当作演戏，另一个靠演戏来过生活；一个失去另一个要天崩地裂，一个失去谁都不过是一个过场的小悲伤。蝶衣并不知道这其中的分别，他只当二人便是霸王和虞姬，能从天经地义走到天荒地老。可菊仙迟早会出现，蝶衣与小楼的对称也终究会被打破，戏里小楼对蝶衣的那句“妃子”最后变成了戏外对菊仙的一声妻子。

失去小楼，爱情被退回寄件人，蝶衣目光迷离。他的爱早已水积成川，如何面对这虎头蛇尾的失望结局！

没了小楼，只剩下戏了。生命的动力失去了一半，人，

自然也是半条命了。“领着喊的那个唱武生倒不错。”“有个叫青木的，他是懂戏的。”“要是青木不死，京戏就传到日本去了。”任何时刻，他的心都泡在京戏的酒杯里。过滤掉历史、政治、仇恨种种坚硬的东西，蝶衣只懂得柔软的戏。

疯狂唱戏，只是唱戏。给日本人唱，给国民党唱，给共产党唱，不管台下谁坐江山谁打天下，无论骚动暴乱或是忽然暗场，台上的蝶衣总是风情万种地展示着名旦光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世界上，有这样一个永远不愿意下场的蝶衣。

台上灿烂辉煌，台下寂寞仓皇，蝶衣躲在杨贵妃、杜丽娘的故事里粉妆锦饰，自顾自的做着如花美眷。是执著也是逃避，丢开现世的苦难，钻入上古的传奇。肉身惨淡地活着，灵魂早已化作虞姬。从北洋政府到“文革”，世事纷扰从未改变他的心志，他只是怅然地唱着，等着小楼回心转意，等着再与他唱《霸王别姬》。失落中的等待成了他永恒的姿态。

可是，他还是和戏一起走进那或许早已注定的十面埋伏。政权的不断转移，终于把他们带到一个不听戏的年代。“文革”了，先是被小四抢走了虞姬的角色，后又从一代名旦程老板变成了被革命的程同志。批斗、揭发，成堆的苦难扑面而来，怕是当年的垓下之战也并没有这番险阻。小楼不能唱了，蝶衣不能唱了。当年台上风光无限的英雄美人，被要求勾脸谱、穿戏装，以牛鬼蛇神的身份接受红卫兵的教育。毫无秩序的人群里，小楼颤抖局促地勾着脸。蝶衣轻轻走来，没有言语，接过那支能把小楼变成霸王的笔，专注地勾勒着。他目光温柔，嘴唇微启，仿佛此时不是尊严扫地的